

魏晋南北朝高士图中坐具的莲花纹饰特征和意义研究

付小利

(厦门工学院, 厦门 361021)

摘要: **目的** 研究魏晋南北朝高士图中的坐具形制和纹饰特征, 探析其历史成因、演进过程和符号意义。**方法** 以南京西善桥考古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士图的代表作品为例, 依据历史文献、石窟艺术、佛教文化等相关背景资料, 剖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的纹饰特征和意义, 并结合与此画有密切关联的唐代孙位所绘的《高逸图》中的坐具纹饰特征进行佐证。**结论**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高士图中的坐具具有明显的莲花纹饰特征,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魏晋高士的文化尊崇和“坐莲升仙”的精神寄托。这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佛教文化等具有内在的密切关联, 莲花纹饰自此也成为后世摹本高士图中坐具的重要装饰纹样。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高士图; 坐具; 纹饰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06-0307-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06.051

Analysis of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Lotus in Seats Related to the Pictures of Lofty Scholars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U Xiao-li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shape and dec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ats related to the pictures of lofty scholars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al cause, evolution process and symbolic meaning. Taking the painting on bricks of tomb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s example, which was called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s and Rong Qiqi” excavated in Nanjing Xi Shan Qiao,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seats in this brick painting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grotto art, Buddhist culture and other relat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then proved combined with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of seats in “Painting of Past-Masters” created by Sun Wei in the Tang Dynast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rick painting. The seats in the painting of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s and Rong Qiqi” hav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lotus decoration and reflect the cultural reverence for the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of “Sitting Lotus Ascending Fair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person evaluation, Buddhist culture, etc. The lotus decorations begin to become the important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seats of the paintings of lofty scholars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ainting of lofty scholars; seats; decoration

“高士”一词源自《易经》中的, “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描绘高士生活场景的高士图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一种特殊题材, 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对高逸品格的精神追求。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兴起, 在儒、释、道、玄等诸多思想流派的碰撞下, 形成了被后人所广泛称道的“魏晋风度”。与此同时, 严峻而残酷

的政治斗争加剧了文人士大夫的隐逸倾向, 直接催生出了“朝隐”和“林隐”。魏晋名士“时膏腴贵游, 咸以文学相尚”, 东晋“衣冠南渡”后的江南秀美景色更是激发了文人赏玩游弋的山水乐趣, 如《洛阳伽蓝记》所载: “不专流荡, 又不偏华上; 卜居动静之间, 不以山水为忘。”雅集郊游活动对于魏晋六朝作

收稿日期: 2020-01-05

作者简介: 付小利(1982—), 男, 福建人, 硕士, 厦门工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建筑与家具设计理论研究。

家群来说,具有修身养性、寻美追奇、提高素养和参
佛悟道的价值^[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士图生动地再
现了魏晋名士进行此类精神追求的场景。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家具从低型到高型的转
折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席地
而坐的起居习惯逐渐转变为垂足而坐。魏晋南北朝高
士图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竹林七贤”类题材中,所描
绘的高士皆为席地而坐的姿势,家具亦多为可移动式
的低矮型坐具,例如凭几、隐囊、茵褥等。魏晋南北
朝早期高士图中坐具的纹饰尚不明显,大多以平涂的
纯色或留白来暗示席纹,直至《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砖画中的坐席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几何装饰纹样。南
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魏晋南北朝高士图
的典型代表作品,与此题材类似的还有丹阳胡桥、金家
村、吴家村等地的墓室壁画。另在南昌考古出土的东
晋漆盘画像,以及邓州出土的“商山四皓”砖画中均
发现了此类“林下高士”的画面。在北朝的墓室壁画
中亦发现了类似“竹林七贤”的大量壁画,例如在北
齐八里洼墓室壁画中就有与此十分类似的场景,画中
高士清瘦飘逸,于树下席地而坐。南北朝墓室壁画中
广泛存在的此类“竹林七贤”高士图,体现了当时人
们对高士品格的一种普遍推崇。

1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与莲花纹饰 的内在关联

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其经历
了与传统儒家、道家、玄学等流派的冲突和融合。直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与传统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中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纹饰是在佛教文化传播中最有
效的视觉形式^[2]。随着佛教文化的不断传播,作为其
宗教符号的莲花纹饰也逐渐盛行起来,并在建筑、家
具、墓室壁画、石窟造像等佛教艺术中被广泛地应用。

1.1 魏晋南北朝莲花纹饰的流变过程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古代早期莲花形象的记载。
直至秦汉时期的考古文物中仍能发现大量形态各异
的莲花图像,如河南安阳西北冈殷墟出土的小型孟漆
器上就有莲花与龙的形象^[3]。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
国后,与之相关的莲花纹饰便大量出现,并在魏晋南
北朝的石窟艺术中达到鼎盛。敦煌石窟中最早的莲花
藻井位于北凉第 272 窟,为三重套斗,中间绘有大圆
莲花图案^[4]。北凉第 268 窟中的藻井莲花形象还较为
原始朴拙,仅用浑厚的圆形涂绘出莲蓬和莲花的外
形,中间用一个圆点表示莲子,并随意勾勒了九个近
似圆形的形状来表现莲花的花瓣。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中的莲花座
画像中找到早期莲花纹样的特征:莲花座面为许多圆
圈状莲子所组成的圆形莲蓬,莲花的花瓣则由简洁的
曲线勾勒而成。随着佛教文化在北朝的不断传播,这
种西域龟兹艺术风格对敦煌石窟的莲花纹饰产生了
直接影响。敦煌北魏第 431 窟中的莲花纹饰显然受此
影响,并产生了进一步的发展,莲花整体造型的描绘
显得更加细致:莲蓬中的圆圈状莲子更加规则 and 饱
满、莲花花瓣的数量开始骤增、用简洁的细长直线勾
勒花瓣使其显得更加修长俊逸。到北朝西魏敦煌第
288 窟时期,莲花纹样变得更加精致和规则:莲花花
瓣变得细长圆润、中间莲蓬的圆形莲子布局均衡匀
称,整体几何造型也愈加严谨。北周时期的莲花纹饰
则变得愈加繁杂:莲花花瓣的空间层次更为丰富,莲
花的整体几何造型更加抽象和精美。反观南朝的莲花
纹饰,明显受到了南朝“秀骨清像”艺术风格的影响,
整体呈现出一种简洁、俊逸之美。魏晋南北朝的莲花
纹饰基本经历了从浑朴到雅致、由具象到抽象、从简
单到繁杂的演进历程,魏晋南北朝莲花纹饰演变历程
见表 1。

表 1 魏晋南北朝莲花纹饰演变历程
Tab.1 Evolution of lotus decorations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时期	龟兹文化	北凉	北魏	西魏	北周
北朝					
	克孜尔石窟 第 14 窟	莫高窟北凉第 268 窟	敦煌石窟北魏第 431 窟  龙门石窟莲花洞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敦煌西魏 第 288 窟	敦煌石窟 第 428 窟
南朝					
	青瓷莲瓣纹盆	画像砖莲花纹	画像砖莲花纹	瓦当莲花纹	瓦当莲花纹

1.2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莲花纹样特征

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竹林七贤”高士题材与佛教有内在的关联，“七贤”是魏晋高士的一种泛指，“竹林”则是佛教徒修习佛法的场所——“竹林精舍”的一种隐喻：“竹林”则非为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5]。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由两百余块墓砖组成，分为两幅，见图 2。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墓室墙壁砖纹中发现了大量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莲花纹样：墓壁用砖大多是两朵莲花纹花砖^[6]。另在采用与其“竹林七贤”同一母本的南朝丹阳胡桥鹤仙塍墓、栖霞区狮子冲墓的墓室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莲花装饰纹样。上述南朝“竹林七贤”墓室中墓砖的莲花纹样存在以下主要特征：（1）莲花纹样整体呈现为规则的几何圆形，被限定在周边的矩形中间，并与矩形的两条对角线相交；（2）莲蓬被简化为圆形，并处于莲花纹样的中心位置；（3）莲花花瓣被简化为两端细长的椭圆形，并围绕莲花纹样的圆心有规律地对称布置；（4）莲花纹样中有圆形小点均布在细长椭圆形花瓣之间，并沿圆心有规律地对称布置；（5）部分墓砖的圆形莲花纹样内部没有绘制花瓣，而为点状莲子纹饰，见图 3-4。《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的莲花纹饰确立了其墓室的莲花主题基调，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南朝墓葬壁画艺术的深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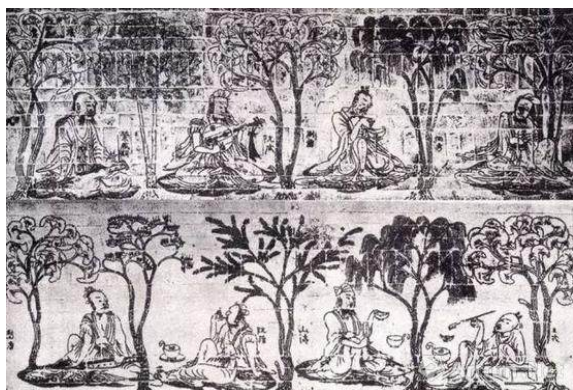


图 2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Fig.2 Brick painting of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s and Rong Qiqi”



图 3 仙塍墓莲花纹

Fig.3 Lotus decoration in Xian AO to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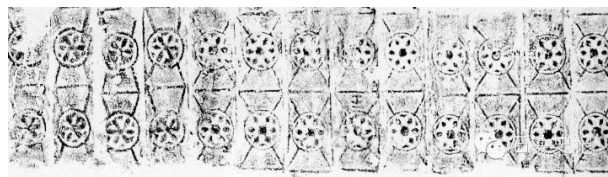


图 4 狮子冲墓莲花纹

Fig.4 Lotus decoration in Shizichong tomb

1.3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的形制和莲花纹样特征

我国古代使用坐席的时间很早，明代罗欣曾在其所撰写的《物原》中考证：“神农作席荐。”早在周代便设有掌管坐席的官吏，并且坐席按照其不同的材料和使用功能划分为五席：莞席、纁席、次席、蒲席和熊席。此外，直至汉代，茵席仍是被广泛使用的坐卧家具。在河南邓县考古出土的南朝《贵妇出游图》中有一位侍女腋下夹持一方形坐席，该坐席是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户外便携式坐具，称为“茵褥”。茵，即人们所称的褥子，通“裯”、“綯”。茵和褥是同意词，因此并称“茵褥”^[7]。《颜氏家训·勉学篇》曾记载南朝萧梁时期，贵族士人外出郊游时无不“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除去河南邓县《贵妇出游图》画像砖之外，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忻州北朝壁画墓等的壁画中都有发现携带方褥外出郊游的画面。坐以方褥，是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8]。

“茵褥”是魏晋南北朝高士图中常见的坐具，形制多为方形和圆形。例如东晋漆盘画像高士图中的坐具为三层圆形茵褥，尚没有出现明显的纹饰图案，东晋漆盘画像见图 5。另在北齐崔芬墓壁画中高士们席地而坐的坐具为方形茵褥，其中亦没有明显的装饰图案出现。而《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的茵褥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几何装饰纹样，并呈现出清晰的莲花纹样特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坐具中的莲花纹样分析见图 6）：（1）画中八贤所坐坐具的形制和纹饰大致相同，其坐具的整体外形近似为圆形，且只有一层的厚度，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这与佛教早期供养菩萨所坐的“莲花座”具有非常类似的特征，莫高窟第 263 窟北壁供养菩萨见图 7；（2）沿圆形外侧边缘有一圈均匀排列的直线（隐喻莲花的花瓣），且线条末端指向圆心处并呈现中心放射状特征；（3）沿直线条的边缘有均匀排列的一圈圆圈（有学者认为此圆圈为豹纹，但根据其结构细节特征分析，笔者认为其应为莲子），砖画中的圆圈分析见图 8，采用高浮雕的刻法，由内外两个圆形组成，具有明显的空间层次和边缘厚度；（4）内部的此类圆圈呈现有规律的线状分布，且沿中心圆心近似对称。上述的莲花纹样特征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坐具中普遍存在，例如在山涛所坐的坐具中同样具有类似的几何纹饰表征，山涛所坐坐具纹饰分析见图 9。



图 5 东晋漆盘画像
Fig.5 Lacquer tray portrai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图 9 山涛所坐坐具纹饰分析
Fig.9 Analysis of the seat related to Shant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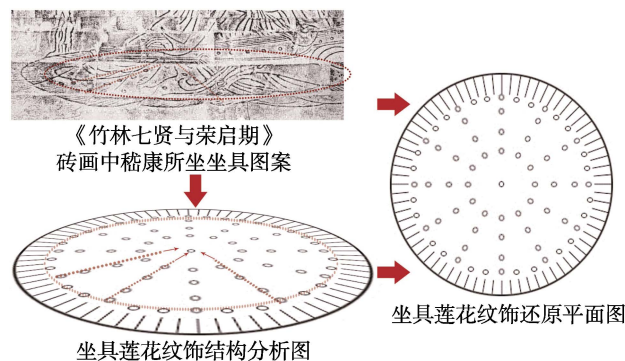


图 6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坐具中的莲花纹样分析
Fig.6 Analysis of lotus decoration of the seats in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s and Rong Qiqi”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与其墓室中墓砖的莲花纹样都是典型的南朝“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且与魏晋南北朝石窟艺术中的莲花纹样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传承性。结合本文前面章节所分析的魏晋南北朝莲花纹饰的特征和演进历程，可以发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的莲花纹饰与同时期北朝石窟艺术中所出现的莲花形象具有相同的特点，反映了莲花纹饰在南北朝佛教艺术中的普遍运用，莲花纹样对比见图 10，其特点为：（1）直线勾勒而成的细长、密实的莲花花瓣；（2）由数量众多、有规律排列的圆圈状莲子所组成的硕大而饱满的莲蓬。

2 《高逸图》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莲花纹饰的内在关联

《高逸图》为唐代著名画家孙位所创作，学术界公认其是以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为母本而绘制的，两图中的坐具都有意识地表现了象征高士精神的莲花纹饰。《高逸图》的画面表现了魏晋时期四位高士席坐于华毯之上的情景，四人身侧各有一名年轻侍从陪伴，见图 11。根据承名世先生的考证，画中四人由右往左的排列顺序依次是：山涛、王戎、刘伶、阮籍。高逸图所缺的“三贤”是嵇康、向秀和阮咸^[9]。四人所坐坐毯的装饰纹样中反映出明显的唐代莲花纹样特征，《高逸图》中莲花纹饰分析见表 2。山涛所坐的坐毯边饰纹样为桃形莲瓣纹，毯心小边饰



图 7 莫高窟第 263 窟北壁供养菩萨
Fig.7 Supporting Bodhisattva in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No. 263 grotto of Mogao Ca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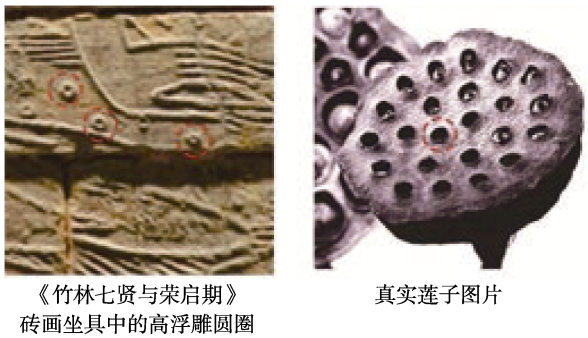


图 8 砖画中的圆圈分析
Fig.8 Analysis of the circle in the brick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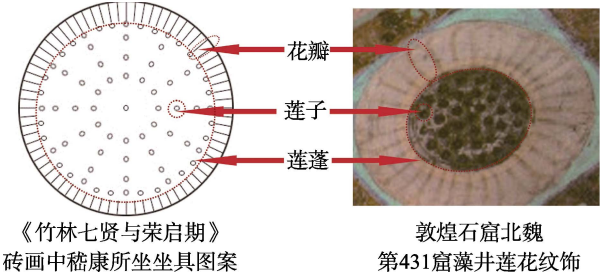


图 10 莲花纹样对比
Fig.10 Contrast of lotus decorations



图 11 《高逸图》
Fig.11 “Painting of Past-Masters”

表 2 《高逸图》中莲花纹饰分析
Tab.2 Analysis of lotus decoration in the “Painting of Past-Masters”

	山涛所坐坐毯纹样	刘伶所坐坐毯纹样	阮籍所坐坐毯纹样
《高逸图》 坐毯莲花纹样			
唐代 典型莲花纹样			
	莫高窟第 335、334 窟莲花纹	云冈石窟第 5 窟 莲瓣忍冬纹	莫高窟 123 窟莲花纹
			周昉《簪花仕女图》 莲花图案

纹样为盛开的莲花花瓣；刘伶所坐的坐毯边饰纹样为忍冬纹（莲花纹和忍冬纹都是佛教的重要装饰纹饰），内部毯心和小边饰纹样为云头莲瓣纹；阮籍所坐的坐毯边角装饰纹为莲花状图案。《高逸图》中坐毯的莲花装饰纹样佐证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坐具中的莲花主题，也表明莲花纹饰已经成为后世摹本高士图中坐具的重要装饰纹样。

3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坐具中莲花纹饰的符号意义

3.1 文化尊崇和道德比拟

魏晋南北朝盛行佛教文化，而莲花在佛教中具有特别尊崇的地位。《大日经疏十五》记载：“如世人以莲华为吉祥清净，悦可众心，今密藏中，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最吉祥^[10]。”莲花的高洁形象同样也根植在历代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中。屈原在《离骚》中就曾以“莲花作衣”来彰显自己的芳洁人格，宋代的周敦颐更是因其所写的《爱莲说》而流芳百世。魏晋文人流行将人物品行与自然进行“比德”，《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人有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在比德中，美是作为道德的象征，自然景物是作为道德、品格的符号寄托，从而实现与人的道德比拟^[11]。莲花纹饰所隐含的圣洁纯美无疑是表现魏晋高士高洁气度最好的文化符号。

早在汉代就有将高士的形象绘制于墓室中的风

气，《后汉书·赵岐传》曾记载：“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在南朝大墓中得到丰富、发展，并影响了北朝的墓葬^[12]。南朝大量出土的“竹林七贤”墓室壁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高士的一种文化尊崇，《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上出现的莲花纹饰显然有助于塑造高士们的崇高人格，满足人们道德比拟的精神追求。

3.2 坐莲升仙的隐喻

现今所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有关“竹林七贤”的墓葬等级涵盖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南朝的帝王陵墓，也有部分北朝的中下级官吏的墓葬。在墓室中如此大规模的复制此题材，说明“竹林七贤”还具有更为普遍的世俗意义：在人们的心目中，高士们是道术极为高深的人，他们是通往仙界的媒介，甚至本身就是神仙^[13]。日本学者町田章通过分析邓县“商山四皓”画像砖的画面场景，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成仙说”：画面所表达的隐逸情景，正是南北朝后期贵族的理想境界，即以升仙为目的^[14]。

佛教中有诸多“坐莲升仙”的传说和典故，佛教经典《法华经》记载：“若在佛前，莲花化生^[15]。”魏晋南北朝石窟艺术中有大量有关佛教莲花化生的图像，如云冈石窟第 9 窟，见图 13。日本学者吉村怜据此总结出了莲花、莲花化生、菩萨、天人的演变过程，莲花演变分析见图 14。《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的圆形茵褥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座”具有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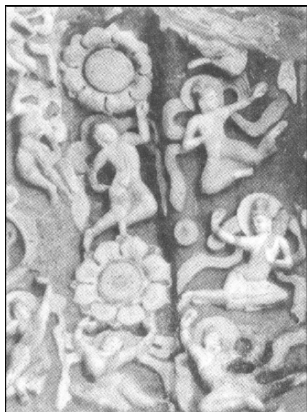


图 13 云冈石窟第 9 窟
Fig.13 The 9th Grotto of Yungang Ca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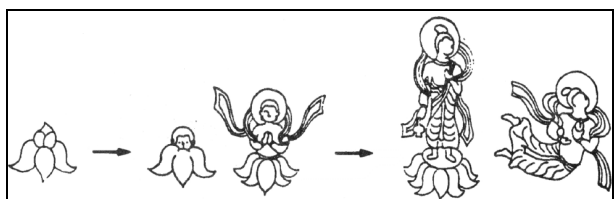


图 14 莲花演变分析
Fig.14 Analysis of lotus evolution

的外形特征,砖画中竹林七贤的坐姿也采用了很多佛教的经典姿势。例如阮咸抚琴时双脚交叠,一脚外露,为半跏趺坐;嵇康弹琴时则右膝弯曲,左腿半趺,为自在坐等。升仙是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中十分普遍的题材,结合《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的形制、纹饰特征、人物坐姿等因素,笔者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席地而坐的八位高士极有可能被视为坐莲的菩萨(仙人),隐含着死者对死后升仙的一种精神寄托。

4 结语

纹样的符号意义,在于它能表示出群体的共同认识,具体则反映出约定俗成的观念^[16]。魏晋南北朝崇尚玄学和清谈,盛行人物品藻、道德比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坐具的莲花纹样所隐含的圣雅高洁体现了魏晋风度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人们对魏晋高士的文化尊崇。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南朝各政权中的皇室大都崇信佛教,从而使佛教依附于王权政治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发展,据《南史》记载:“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懺礼。”佛教有关“莲花化生”的题材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墓葬艺术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八贤坐于莲花纹茵褥之上的场景映射出墓主人“坐莲升仙”的世俗期望。唐代孙位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母本绘制了《高逸图》,并在此画的坐毯纹样中再次描绘了莲花纹饰,彰显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对高逸品格的精神向往。莲花纹饰也成为后世摹本高士图中坐具的重要装饰纹样,

例如在宋代《斫琴图》摹本画中,图中两位高士所坐的坐具都有明显的莲花花瓣纹样特征。

参考文献:

- [1] 黄平芳. 六朝旅游思想初探[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83-85.
HUANG Ping-fang. Analysis of Tourism Thought of Six Dynasties[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4): 83-85.
- [2] 韩君. 佛教纹饰与中国传统图形的融合性衍变[J]. 包装工程, 2011, 32(16): 123-126.
HAN Jun.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t Decoration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16): 123-126.
- [3] 戴迎春.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莲花图像研究[D].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08.
DAI Ying-chun. Research on Lotus Image[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08.
- [4] 李姗姗.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莲花图案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5.
LI Shan-shan. A Study of Lotus Pattern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5.
- [5] 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安徽: 黄山书社出版社, 1987.
WAN Sheng-nan, A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Wei, 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by Chen Yinque[M]. Anhui: Huangshan Publishing Press, 1987.
- [6] 姜林海.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J]. 文物, 1993(11): 19-23.
JIANG Lin-hai, South Dynasty Tomb of Nanjing Xi Shan Qiao[J]. Cultural Relics, 1993(11): 19-23.
- [7] 胡德生. 古代的茵席[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9(4): 88-94.
HU De-sheng, The Ancient Mat[J]. Palace Museum Journal, 1989(4): 88-94.
- [8] 扬之水. 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J]. 大众考古, 2014(3): 71-75.
YANG Zhi-shui, Sidelights of the Mural Paintings of North Dynasty in Xinzhou[J]. Popular Archaeology, 2014(3): 71-75.
- [9] 承名世. 论孙位《高逸图》的故实及其与顾恺之画风的关系[J]. 文物, 1965(8): 15-23.
CHENG Ming-shi.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Painting of Past-Master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inting Style of Gu Kai-Zhi[J]. Cultural Relics, 1965(8): 15-23.
- [10] 佛教大系完成会编纂. 大日经疏[M]. 中国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2.
The Complete Organization of the Buddhist Major System. Da Ri Jing SHU[M]. Taipei, China: Xin Wen Feng Press, 1992.

(下转第 321 页)

- 艺术研究, 2018(5): 110-114.
- HAN Jun. Semantic Design of Domestic Ceramics Tea-ware Products[J]. Design Art Research, 2018(5): 110-114.
- [9] 康永. 也谈“十三五”期间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改革方向及发展目标[J]. 陶瓷, 2018(10): 18-27.
- KANG Yong. Also on the Reform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Building Sanitary Ceramics Industry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J]. Ceramics, 2018(10): 18-27.
- [10] 李海东. 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升级研究——以夹江陶瓷产业集群为例[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8(5): 62-72.
- LI Hai-dong. Study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 Building Ceramics Industry Taking Jiajiang Ceramic Industry Cluster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5): 62-72.
- [11] 郑刚强. 陶瓷类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方法与模式研究[J].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8(5): 19-23.
- ZHENG Gang-qiang. Research 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Models of Ceramic Creative Products[J]. 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Arts and Crafts, 2018(5): 19-23.
- [12] 林国枝. 三维数字化建模在陶瓷生产中的应用[J]. 科技传播, 2018(19): 128-129.
- LIN Guo-zhi. Application of 3D Digital Modeling in Ceramic Production[J].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18(19): 128-129.
- [13] 林泽佳. 以陶瓷为主的复合媒材设计案例分析[J]. 工业设计, 2018(9): 147-148.
- LIN Ze-jia. Case Study of Ceramic-based Composite Media Design[J]. Industrial Design, 2018(9): 147-148.
- [14] 许晓云. 基于生态美学的日用陶瓷产品研究[J]. 艺术与设计, 2018(9): 97-99.
- XU Xiao-yun. Research on Daily Ceramic Products Based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J]. Art and Design, 2018(9): 97-99.

(上接第312页)

- [11] 傅晶. 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5.
- FU Jing. A Study of Landscape History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15.
- [12] 葛璐娜.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图”——墓葬砖印拼镶壁画研究[D].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15.
- GE Lu-na, Study on Mosaic Mural in Tomb Brick Printing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s and Rong Qiqi”[D].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5.
- [13] 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 ZHENG Yan. Study on Mural Tombs in Wei, Jin, and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D]. Beiji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1.
- [14] 町田章. 南齐帝陵考[J]. 东南文化, 1986(1): 43-63.
- MACHIDA A. Analysis of NanQi Emperor Mausoleum [J]. Southeast Culture, 1986(1): 43-63.
- [15] 夏于全. 妙法莲花经[M].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 XIA Yu-quan. Lotus Sutra[M]. Beijing: Blue Sky Press, 1998.
- [16] 田自秉. 中国纹样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TIAN Zi-bing, History of Chinese Patterns[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